

「三板神父」與我

粒子修女¹

今（2007）年九月下旬，我忽然感到孔夫子所云的「時不我予」，於是匆匆忙忙趕回北部探親。首先，回家探訪父老兄弟姊妹；之後一如往昔去到輔大神學院拜見教授們，尤其是卅多年來影響我最深的靈性導師張春申神父——這位神師，是輔神無論在菲、在台，都扮演著最主要的核心人物。

交談後，神師強留我用午餐。那麼巧，我倆進餐廳時，胡國楨神父與其助理楊素娥小姐也剛好走進來，有機會同桌共餐聊天。楊小姐活潑幽默，問說：「張神父，有人說你是神學院最英俊、又瀟灑的教授，是嗎？」神父不急不忙回答：「哦！這話我倒未曾聽過。」楊小姐俏皮追問：「你們曾否聽說過？我們神學院有位教授，曾被人稱做『三板神父』嗎？」我立即反應道：「『三板神父』，大概是日籍神父吧？本國人較少有這樣之姓氏呢？」幾秒鐘後，驀然地，我頓悟而心驚。心想，他們怎麼能在這麼偉大的神師、院長、大教授之額頭上冠以「三板」作為外號呢？這位素娥小姐，滔滔不絕繼續說：「院長神父每次由神學院走出長廊，往三樓教室上課，一路上若非望著天花板，就是瞧著地板，到了三樓教室，便開始專注著黑板……其他一切他都視而不見。弟子們對他的青睞、敬禮與篤愛，他

¹ 本文作者：粒子修女，是張春申神父早期的一位弟子。

都有看沒有到。」這一笑話，讓我等同桌之人破口大笑，主角也莫名其妙地苦笑著。

此時，聰明洋溢的《神學論集》主編胡國楨神父立刻掌握良機，向在場的我約稿，要我寫篇紀念性短文，他說可以把題目訂為「張春申神父與我」，談談我們師生間交往的一些小故事。

其實，論到張神父，他一點也無需我來替他介紹，多年來他早已飽享盛名。他個性靈敏、對人充滿惻隱之心，又善於克己收斂，是修行者的典範。他之所以會在上課前後，那麼專心一意，就是他的敬業精神，他盡心盡力備課，避免因任何遺失或差缺而受到外在無關緊要的紛擾與拉扯，所以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下課後，他仍然不會主動與學生散心言笑，除非學生主動找上門來。他都是下課就直接就走回修院。是時，他仍然會繼續做他的課後反省，那裏有落掉的，他就記得在下堂課補充說明。瞧！這麼一位細膩又勤學的院長、大教授。

我真忘不了這卅多年來大大小小的故事，也無法將它們細細麻麻地仔細列述。他，張神父也並非一味地粗心大意，忽略細微情事。記得在神學院就讀的一個日子，我下課後，因有疑問而與神父有約，作課外補習。那天求問的是「聖三奧理」。他幫我說明了、又說明，我仍不太明瞭。他就客氣地反問我：「妳不是發過大願了嗎？怎麼對這個教義還不能了解？」我聽了很不舒服，再也說不出話來，只好告別。接著暑期到臨，我們修女都回南部去了。某日我十分驚奇地接到院長神父的來函，除了表達他的歉意，還鼓勵我「做學生，免不了要辛苦求學，這就是學生的十字架。要常認真用功，學習背十字架，是不容易的。希望妳不失望，勇敢再接再厲」。

還有一年，我已經忘了是何年何日，有人給我吃了一個大大的閉門羹，使我很受傷，因而逃到我們修會在另一城市的會院，期盼在那裏閉門思過、靠天消災。不知道是誰把這件事稟告了大師，數日內我就接到一封他的來函，打開一看，前面第一行就說：「妳不必去查是誰把妳的事告訴我。最要緊的事，是妳先按住自己的心，就先在這裏休息數日，現在妳有更多的時間定下來，好好祈禱，其他的事待些日子再看看吧。」果真如此，天父比人更有寬仁與耐性，真的讓我平順渡過了這次危機。

最近有一次，我與一位學妹一起用餐，吃到一半她放下筷子，低下頭臉色凝重，聲音也變了，她低沉地跟我說：「妳可知道，院長腦部有問題？」我聽了，一陣大驚，怎麼說？她將聲音放低：「不是受傷，而是退化。」剎那間，我不知如何去何從。似乎不可相信，這事怎麼會發生在他的身上呢？

這事後，我盡力找到機會去北部看他。每次，他都如過去一樣，十分平靜，安然地和我談一段時間。我也無需隱含，就開門見山問起他的健康。他一本初衷，穩如一座泰山屹立不搖，無恐無懼地跟我說：「妳看！我今年已經七十七歲了，按中國人的看法，我已經活很久了，隨時就可回歸天父家鄉，你們盡可安心，我沒有什麼放不開的。」

最後，我有一首歌，自以為拿來為張神父獻唱是很有意思的，它始於「春風吹起」，似乎叫人或帶人領悟生命的積極面，是信賴與希望，是充滿主亮光，是獲取力量與平安的。這首年輕人很喜歡的〈信賴耶穌，心中就有平安〉，亦大可應用在張神父身上，他一生都是如此的生命內涵，帶給了無數的人信仰的力量。